

娶的相公很贪嘴，
一生只爱吃鸡腿！

有权有势又咋样，
鸡腿才是一级棒！

流年忆月

著

LIUBANYUYUE
WORKS

江湖救急

不要怀疑，
这就是一本教你如何
鸡腿来虐伏魔公的
攻略秘籍！



花火工作室
寒木
扶额哀叹

这年头，
扮猪吃老虎的美男
怎么越来越多了？！

阁主生活虽然好，无奈被骗去寻宝。
宝物还没有找到，半路被美男拐跑。

爱吃鸡腿就算了，
装病卖傻没节操。

各种阴谋和诡计，娶他真的很烦恼。

最后真相一揭开，

方知美男是个宝。



史上 **遭遇** 史上
最勤劳女主 第一吃货男主

嫁个老公泪狂飙，举着鸡腿满街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流年忆月
著

LUNIANYIYUE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救急 / 流年忆月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815-4

I. ①江…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700号

书 名	江湖救急
作 者	流年忆月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怪兽工作室(长沙)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孙 逊 彭紫薇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04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815-4
定 价	23.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1 **第一章**
第一次亲密见面

021 **第二章**
传说中的稀世鸡腿

043 **第三章**
意外睡了白小初

062 **第四章**
与教主做笔交易

079 **第五章**
卖身葬妻买鸡腿

097 **第六章**
鸡腿可以去吓人

114 **第七章**
鸡腿可用来下药

132 **第八章**
第一次正式交手





月隐云层，夜正当头，清风拂面，正是花前月下的最佳时机。

而这样的夜晚，疏光教附近却突现一道黑色的敏捷身影。

高耸宏伟的教门外，那道黑色的身影朝四处张望了片刻，便运起高绝的轻功，翻身入墙，跃过古朴的长廊，跨过月下水亭，直朝教中央的殿宇奔去。

如今已是深夜，万籁俱寂，唯有那短促的蛐蛐在叫鸣着夏日的韵味。周围守着的侍卫有些已经耐不住地打起盹来，可见夜有多深。

黑衣人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只见他一个翻身跃上殿宇旁的高树，轻飘飘地落在了枝叶之上，身法干净利落。

他从怀里掏出几粒小石子，朝殿宇的四面八方打去，顷刻间，发出了起伏的落地声。

听到有动静，侍卫们都惊醒过来，忙转头四处察看。他们交头接耳了片刻，便分成两路，一路人朝动静处过去，一路人则依旧守着殿宇。

眼见时机成熟，黑衣人趁守卫忙着察看之际，一个纵跃，翻身来到殿宇的房顶上，高站着看他们四处搜寻。就这么一直静静地抱胸站立，直待微风拂起，



他才从怀里掏出几粒小石子，笃笃几声，又朝守在门口的侍卫不远处掷下。

侍卫的注意力被那几粒石子吸引了过去，他们四下观望了片刻，小心翼翼地举起手里的武器，缓缓地朝前方挪动。

黑衣人勾唇一笑，趁此良机快速翻身下殿宇，一个闪身就推门入殿，而后反手快速地掩上。他的动作极其迅速，且不落声响，一阵风拂过，一切又恢复了宁静，仿佛方才什么事都未发生一般。

因而，当那些侍卫转身时，黑衣人早已身处在殿内，四处晃悠起来。

黑衣人许是自信不会有人发现他的存在，得意地负着手，左看右看，一点儿也不急。

经过他打听，这殿宇乃是琉光教存放宝物之处，而他的目标，便是……

他抬眸一看，殿宇尽头，一盏闪着幽光的宫灯下，有一根高约三尺的玉柱，台上放置着一盆摄人心魄的植物。

这株植物的根茎竟是魅惑的紫色，上缀九片如玉般透亮的长叶，一粒粒晶亮的水珠在叶子上爬行，衬得长叶越发碧绿。而在九叶之上，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紫色花骨朵，花瓣娇羞地将花蕊遮掩，让人忍不住想瞧瞧这花盛开时的模样。

在灯光的照耀下，这株植物显得越加美丽，也越加魅惑动人，黑衣人不由得看痴了。那花仿若幻化成了一个妖娆的美人，在向他勾着手。他咽了咽口水，便无意识地抬手探向了那盆植物。

然而……

一只筋骨分明的手忽地从旁探出，正好将他的动作打断。

黑衣人一惊，反手一掌，切上那人的手，而后步子一退，避开来。

那人冷哼一声，甩袖一挥，将他的攻势轻松化去。

黑衣人站定了身子，借着华灯的流光，打量对方。只见那人脸上戴着一个铜质面具，遮掩了他的模样，发顶一个金色头冠束起部分长发，其余黑色透亮的长发倾泻而下，着一身霸气的紫色云衣，腰束鎏金腰带。他负手而立，王者之气浑然天成。

看清了此人，黑衣人目光一凛，心里暗叹了一口气。

那铜面人上下打量了黑衣人一眼，沉声道：“素音阁阁主亲自临门，本座有失远迎。”

黑衣人认出了身份，不由得一怔，不过他毕竟是个物，却也不惊慌，沉下了嗓音，冷笑道：“琉光教教主，这么晚了，怎么还不歇息？”

“今夜天气舒朗，本座忧心素音阁阁主何时现身，睡不着。”铜面人晒道。

“哦——”黑衣人长长地哦了一声，而后道，“如此说来，你一个晚上都在此等我？”

铜面人点了点头，却不答话。

“哟，让您老等了这么久，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您老这大半夜的等我做什么？”黑衣人嬉笑道。

“嘛，本座只是想瞧瞧，阁主你要如何潜进来，偷取玉叶花。”

黑衣人耸耸肩，摊了摊手道：“你不是都瞧见了么。如此，既然瞧完了，那便快些回去歇息罢，晚睡的孩子可长不高哦。”

铜面人笑着打趣道：“本座比你高，便足矣。”

黑衣人踉跄了一步，险些站不稳，旋即甩手反驳道：“听闻晚睡之人，眼下会有黑晕。”

“不及阁主的黑晕深。”

“听说晚睡之人短命。”

“本座不求长寿，但求比阁主多活一日足矣。”

“听闻晚睡之人……”

铜面人适时打断了他的话，晒笑道：“阁主如此晚睡，不惧会长皱纹吗？”

此话一落，黑衣人的脸唰地变色，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瞪大了双目看着铜面人。

他抖了抖手，指着铜面人道：“你……”

那铜面人朝前迈了一步，紧逼着道：“听闻晚睡之人，会肌肤暗黄。”



黑衣人一愣，退了一步，保持距离。然而那铜面人又近一步，笑道：“听闻晚睡之人，脸上会长斑。”

黑衣人的双目瞪得更大，他又退了两步。

这时，铜面人的眼底闪过一丝戏谑，又跨近两步，故意压低了嗓音：“听闻晚睡之人，会见着鬼——”他拉长了最后一个字，那阴恻恻的嗓音在空荡的大殿里发出诡异的声响，久久回荡。

只听那黑衣人噉地大叫了一声，而后一个甩手扔出了一个不知名的东西。砰的一声炸响，一股浓浓的白烟弥散，而后数枚暗器倏地激射而出，朝铜面人飞去。

铜面人凝眸，运起功力传至右掌，拢起袍袖一挥，稳稳地将那几枚暗器接在了指缝间。另一只手快速挥起几道掌风，将烟尘逐一打散，而入眼的，却是空荡荡的大殿，除了自己之外，已空无一人。铜面人旋即迈步奔到门口，却见殿门大开，门口的诸多侍卫已经倒地昏迷，黑衣人已不知去向。

教主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他抬手将方才空掌接过的暗器放到眼前，却见那竟然是几片柔软的花瓣。他一个愣怔，隐在面具下的脸浮现出了笑意：“啊，有趣。”

而后，他转身回殿，慢慢地朝黑暗走去，在明月的照耀下，拖长出一道高大的剪影。一句别有深意的话，从他口中缓缓溢出，透出别样的味道。

“该死的，竟在花瓣上下痒粉。”

数日后，一条幽静的小道上，正行驶着一辆晃悠悠的大马车。这辆马车堪比普通人家的两辆马车大，外头竟用四匹骏马拉车。

一路颠簸而去，马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让人不禁怀疑这马车是不是载重太多，不堪重负。

在马车里头，正坐着许多人，都是娇滴滴的大美人。

她们个个都瑟缩成一团，颤抖着身子，不安地望着前方。有些柔弱的已拿

出锦帕在偷偷地抹泪了，这个一哭，另一个也跟着哭了起来，不多时，整辆马车便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抽噎啜泣声。

这时，外头骑马的大汉，不悦地大喊起来：“你们这些女娃子，都给老子安静些！若惹得老子不高兴，便将你们都丢给教士练功！”

如此一喊，美人们一骇，哭得更加厉害了，但她们又怕被罚，便只好抱成一团，隐忍着低泣起来。有几个胆大的静静坐着，看着前方，但她们抖动的双肩与搅成团的手绢却泄露了她们的无助。

不过，在这里头，有一个女子是最为独特的。

苏清颜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扭了扭自己的腰。这马车行驶得特别慢，还相当不稳，时不时绊一下，摇摇晃晃地抖着，让她睡也睡不舒坦。

她无聊地撩开了窗帘张望了一下，而后对着在马车旁骑马的男子勾勾手，笑道：“嘿，这位小哥。”

那男子冷冰冰地侧过头，正对上苏清颜的容颜。只见她细弯的柳叶眉下有着一对水灵的桃花眼，染着调皮的味道，姣好的容颜白皙动人，润泽的双唇，泛着水色流光。这女子竟比他见过的最美的女子还美上几分。

不过，他并非贪图美色之辈，愣了愣便冷冷地开口道：“不可。”

“啊？”苏清颜诧异了一声道，“什么不可？”

“哼，上茅厕，不可。”那骑马男子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他冷哼了一声，而后轻轻地夹了夹马肚，朝前走去，完全忽略了石化的苏清颜。

她找他不过是想聊聊天罢了，她何时说她想上茅厕了？她忍不住又缩回了脑袋，心想跟这种冷冰冰的男人沟通就是困难。

她坐回了位子上，瞥了一眼那些还在哭个不停的美人，不由得长叹一声。想她一个素音阁阁主，要什么有什么，结果却栽在了一个赌约上。为了寻到赌约上要求的玉叶花，她不得不四处打听起这玉叶花的消息来。

几经辗转，她探听得知，江湖上唯有疏光教里头藏有此花。因而经过一番计划后，她便挑了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前去行窃，岂知竟被早有防范的疏光教教





主逮了个正着。

所幸她机灵，安全逃脱，但此次交手也让她明白，这教主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且她后来打探得知，琉光教经过行窃之事后已有防范，玉叶花也被暗中转移，但具体放置在何处，她却探听不出了。

无奈之下，她只得想着法子混进琉光教一探了。

未过几日，时机到来，她得到消息，今日琉光教教众要下山来抓貌美女子。虽不知这做法的缘由，但想到能借此混进去，纵是牺牲下自己的美貌也无妨了。于是，她故意到这些教众面前，假装被磕绊了一下，便成功地被他们抓上了马车。

不过，她委实想不通琉光教之人抓如此多美人上去做什么，莫非都是抓去给教主扩充后宫的？瞧着这马车里，什么模样、什么性格的女子都有，苏清颜禁不住打了个激灵，如此多女子，那教主的体力够吗？

马车晃悠着行了好长一段路，终于缓缓地停下来。赶车的大汉跳下马车，撩开车帘，朗声道：“快，都下来！”

马车上的女子们都瑟缩起来，害怕地盯着那个大汉。有些胆大的虽然面无表情，可从她们额头上的虚汗仍可看出她们的惊慌。

苏清颜看了看这些娇滴滴的弱女子，暗暗地叹了口气。她扭了扭身子，先众人一步走出去，跳下了马车。她将双臂一伸，伸了个大懒腰，又打了一个哈欠，之后才开始四处环顾。

只见此处乃是在一座山脚下，风景清幽，周围的高树枝叶繁茂，四下里鸟语花香，风景独好。

而在他们面前有一层层平稳的石阶，通往山上。在山的顶端，隐约可见上头有一栋宏伟的建筑隐在云层中。

苏清颜深吸了一口气，哇了一声，睁大了双眼瞧着那上头的建筑，不过可惜，距离甚远，瞧不清楚。

“你这女娃，倒也不怕。”赶车的大汉将那些女子都赶下车后，看着苏清颜，乐得夸赞了起来。

苏清颜回眸，回给他一个甜甜的笑，说道：“大叔，这怕是死，不怕亦是死，倒不如不怕，乐得自在。”

“吓吓吓，什么死不死的。大叔我可是带你们去逍遥快活的，岂是去送死？”那大汉啐了一口，摆摆手道。

苏清颜睁大了双目，惊疑地问道：“逍遥快活？”她指了指自己的鼻头，又指了指扎堆的那些女人道，“大叔，我们不是要被送上去给教主采阴补阳、炼丹吗？”

“吓吓吓，什么采阴补阳、炼丹，你们被送上去是要给教主……”

“宋叔，您话多了。”一道森冷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吓得苏清颜都忍不住抖了抖，她循声望去，原来是方才那冷冰冰的男人。

宋叔搓着手，嘿嘿地笑了几声：“青护法，抱歉抱歉，老宋失言了。”

苏清颜闻言，耸了耸肩，知晓从这里也打探不出什么信息了。她的眼珠子慧黠地转了转，心想这宋叔虽然看起来凶了一些，但心地却是好的，多跟他混混也不错。

于是，她蹦上前，凑到宋叔旁边问道：“宋叔，那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宋叔用手里的马鞭指向山顶：“上山。”

苏清颜举目一望，只见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还有隐隐约约在云层附近的那栋建筑。

她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一抽，而后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娇滴滴的女人。这些女人有力气爬上山吗？

而事实证明，那些女人果真没几个能爬上山的。有些一看便是大家闺秀出身，出门哪个不是八门大轿抬着的，这一爬山，个个都哭爹喊娘了。宋叔似乎也烦她们的哭喊了，手心一抖，凶狠地在她们身后一抽鞭子，厉声喝道：“快些走，不然这鞭子便抽到你们身上了！”

那些女子立时被吓得不敢再泣，只得瑟缩成一团，咬了咬牙，相互拉起手往山上走去。





当中有些体力好的，虽不似那些大家闺秀般娇弱，但走了数步也开始面泛红晕，大口喘起气来。

苏清颜一直乐呵呵地走在前头，一路蹦跶，眼看众人落在了后头，她还开心地回头，甩了甩手，唤了几声“跟上，快跟上”，全然没有这是在将自己送上门给人宰的意识。

一路上去，连宋叔都累得气喘吁吁了，反观苏清颜，却一点事都没有，边看着风景，边在上头跑。

而这时，有人发觉她这般精神，实在是太不对劲了。青护法目光一黯，提步跃到苏清颜的面前，正要质问，然而定睛一看，又愣住了。

只见苏清颜的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晕，额上都是汗，嘴里也在喘着气，完全是一副脱力的模样。

青护法皱紧了眉头，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似乎觉得有些不对劲，但看了半晌又觉得并无不妥之处。

苏清颜一边往上走，一边歪头看着青护法道：“你瞧着我做什么？莫不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吧？”

她被青护法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自在，赶忙从怀里掏出了一面小铜镜，对着自己的脸看了半晌，发觉脸上也没什么东西，方想开口再问，却见青护法冷冷地觑了她一眼，而后忽地跃起了身子，朝前走去，徒留下一句“你的发上有虫”便消失在她的视线里。

苏清颜浑身一僵，噉了一声，赶忙伸手拍起来，可是，哪里有什么虫子……

“该死的，竟然骗我！”苏清颜狠狠地跺了跺脚，赶忙加快步伐冲了上去。

这段山路，对于习武之人来说，不过一盏茶的工夫便可到达上头，但由于这些人，大都是不会武功的弱女子，所以她们足足走了一个半时辰才到。烈日当头，那些姑娘叫苦不迭，却又不敢松懈，爬上山顶时，已快去了半条命了，有些身体羸弱的，早在半路便晕倒了。

看着那些晕倒的，宋叔虽有些不忍心，但还是掐了她们的人中，迫使她们

醒过来，厉声呵斥若是不上去，死在半途可没人理会，吓得她们一个扶一个，拼死也要上去。

苏清颜看着也有些同情她们了，于是她走了下去，搀扶着她们，给她们安慰、打气和鼓励，在她们欲哭出来时，说些笑话给她们听，逗得她们都嬉笑起来。最后，大家都相互看了一眼，甩了甩眼泪，继续往上走去。

宋叔将苏清颜的行为看在了眼里，暗暗下了决心。

好不容易爬上了山顶，望着那座高耸入云的建筑，苏清颜忍不住感慨起来。

那建筑物的规模宏伟庞大，占地约莫数百尺，里头约莫百余间房。门口放置着一匹不知名的神兽雕塑，张开大口，高高站起，泛着金光，映着红日，彰显耀眼而高傲的姿态。

挺拔的高柱支撑着教门，一块匾额稳稳地挂在教门之上，上头“疏光教”三个字，苍劲有力，却又蕴含娟秀的笔力，既不张狂，又不文弱，恰到好处。红日映照，匾额现出耀眼的金光，宛如王者一般，高傲地俯瞰着下方之人。

“宋叔，那是何人所写？”看着那块匾额，苏清颜竟生出了一种欲叩首膜拜的想法，她伸手指了指那匾额，疑惑地问道。

“这个啊……”宋叔一拍胸脯，得意地道，“此乃我们教主所写，如何？”

“不错，不错。”苏清颜点了点头，道，“可惜啊，可惜。”她又摇了摇头。

“可惜什么？”一道阴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将她吓了一跳，侧目而望，发觉又是那个古怪的青护法。

她扯出一个大大的笑容道：“可惜那笔太粗了，字不够细，不如让你们教主换支笔，让它瘦瘦身如何。”

“……”

“哼。”青护法狠狠地瞪了苏清颜一眼，转头便走。

苏清颜对他的背影吐了吐舌头，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宋叔道：“宋叔，我们快些进去吧。这太阳太毒辣了，姑娘们可都受不了了。”

那些女子纷纷附和着点了点头，如今她们可不管自己被抓去做什么了，只





想快点找个阴凉之处歇息。

宋叔会意，带着她们走到了一个偏僻的大殿里，让她们在此处候着，而后他就离开了。

宋叔一走，姑娘们都瘫软下来，个个都失了平日里端庄的模样，寻了块干净的地坐下，还拿着手帕给自个儿扇风。

苏清颜犹挂着一脸笑容，她四处看看，到处摸摸，发觉此处虽偏僻，但布置得不错，干净整洁。她摸够了，觉得不好玩，便晃着脑袋四处打量起来。

“教主到！”一声大喊忽地从门口传来，吓得姑娘们赶忙拍拍屁股站了起来。而苏清颜则挺直了腰板，瞪大了双目，等待着那即将进来之人。

近了，更近了，已隐约可见那紫色的衣摆，只需再跨近一步，便可看清那人的模样。

然而，当那一步缓缓落下时，苏清颜却如蔫了的柿子，再也提不起劲来了。

只因那人面上覆着一个铜质的面具，完全挡住了他的脸庞。即便看不见他的脸，但他那金冠束起的发顶，披散的黑色长发，挺拔的身姿，仍威严地彰显出了他傲然的气质。

苏清颜不禁叹了口气，她原以为这般费劲混进来，能瞧清那教主长什么模样，岂知他还是戴着面具。

这时青护法走了过来，厉声一喝，要姑娘们站好。姑娘们怕事，齐刷刷地排好了队伍，站直了身子，不安地扭捏着手里的锦帕。而苏清颜则懒懒地驼着背，耷拉着眼，看着地板。

“嗯？”许是瞧见了苏清颜那副没有精神的模样，那教主冷冷地质问了一声。走进来的宋叔正巧瞧见了这一幕，赶忙给教主请了罪，走到苏清颜身边沉声提醒道：“小姑娘，若想活命的话，切莫挑战教主的权威。”

苏清颜一怔，挺起腰板，对着宋叔笑了笑，又抬起头对着教主摆出了一张笑脸。

教主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明的光，但掩在面具底下的脸却让人看不清神情，

他定定地注视了苏清颜片刻，走到大殿中央的金椅上，甩袍坐下，平摊着手道：“要她们上前来，让本座瞧瞧。”

“是。”青护法恭敬地拱了拱手，走到姑娘们的身边，厉声唤她们一齐站成两排，而后他扯过站在第一位的姑娘，朝前跨了几步，恭敬地道：“教主。”

教主闲闲地将手肘搭在椅背上，撑着下巴冷声道：“抬头。”

青护法毫不怜惜地拍了那位姑娘一下，吓得她瑟缩了会儿身子，才缓缓地抬起头来，然而待她看到教主那模样古怪的铜面具时，又被吓得低下了头。

那教主眸色一冷，甩甩手喝道：“胆小，喂花！”

喂花？苏清颜一怔，歪着头，寻思着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她偷偷地觑了一眼那哭喊着被侍卫拖下去的姑娘，忽然觉得全身冰凉。听闻有些人喜欢活埋人做花的养料，莫非这所谓的喂花便是将她拿去做养料？思及此，饶是苏清颜胆大，也不禁觉得头皮发麻。

有了第一个人做例子，第二个人便将自己的胆子放大了些，强迫着自己抬头，目光无神地盯着教主的面具。

岂知，教主豪气地一甩手：“胆敢正眼瞧本座，喂花！”

苏清颜倏地睁大了双目，这教主择人的标准也太古怪了。

轮到第三个人的时候，那姑娘学乖了，她微微地抬头，但目光却放在了教主的手上，既不会太失礼，也不会直勾勾地盯着教主的脸。

然而……

“鼻子不够丑，喂草！”

苏清颜的嘴角抽了抽，眼睛瞪得更大了，这教主选人的标准竟然是要够丑，那自己这模样岂不是去喂花草树木都不够？说来也并非她自夸，她的容颜得她老娘遗传，容貌极其上佳，非一般人能比。可现下……

苏清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听着耳边传来的一道道声音，心里的不安越来越盛。

“脸太尖，不够圆，喂树！”



“胸部太大，不够扁，喂狗！”

“个子太矮，不够高，喂马！”

“……”

眼看着姑娘们一个个惨兮兮地被拖了下去，人数越来越少，苏清颜的嘴巴已经张得可以放下一个鸡蛋了。

这教主究竟想选什么，选出来的竟然没一个合适的。

于是，最后的最后，只剩下五个人了。

这教主也不耐烦了，径自走下了金椅，负手来到五个人的身边。他绕着五人走了一圈，上下打量了一番，苏清颜被他直勾勾的眼神看得身子都有些颤抖起来。

好一会儿，教主终于开口了，他缓缓伸出一指道：“本座决定了……”

每个人都睁大了双眼紧张地看着教主的手指，然而教主却似是举棋不定般在她们之间不停地挪动着自己的手：“嗯，本座决定……”

唰地一下，他的手指向了苏清颜身旁那个个子小小、脸蛋圆圆的人，大声一喊：“本座的决定，便是……”

然而这时，苏清颜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似被人推了一把，一阵恍惚后身子一歪，就往她身旁的女子撞去。砰的一声响起，她身旁的女子摔倒在地，而她则趔趄了一下，站住了脚。

苏清颜伸手擦拭了额际的虚汗，松了一口气，而后，抬头一望，愣住了。

只因方才那一推，一摔，教主的手指就恰恰指在了她的鼻头之上。此时，教主话语的最后两个字“她了”恰好发出，瞬息之间。于是，机缘巧合下，成了教主选定她。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整个大殿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一阵微风拂过，撩动帘幕的轻纱声响以及几道咕隆咕隆吞咽唾沫的声响随之齐齐发出，在这死寂的大殿里清晰可闻。

苏清颜与那教主大眼瞪小眼了片刻，便保持着这呆愣的表情，小心翼翼地